

✓
黃宗羲著

明
儒
學
案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四朝學案 全四冊 價洋八元

照實價加一成 台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宋元學案	二冊	價洋四元
明儒學案	一冊	價洋二元
漢學師承記		
宋學淵源記		
清學案小識	一冊	價洋二元
人名索引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印刷者 上海大連灣路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自序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卽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笑厥靈根者。北爲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時風愈下。兔園稱儒。實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母以行書。誰立廟庭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壇塊土。爲一閨之市。可哀也夫。羲幼遭家難。先師戴山先生視羲如子。扶危定傾。日聞緒言。小子嬰嬰。夢奠之後。始從遺書得其宗旨。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歲己酉。毘陵鄆仲昇來越。著劉子節要。仲昇先師之高第弟子也。書成。羲送之江干。仲昇執手。王尊曰。今日知先師之學者。惟吾與子兩人。議論不容不歸一。惟於先師言意所在。宜稍爲通融。羲曰。先師所以異於諸儒者。正在於意。豈可不爲發明。仲昇欲羲敘其節要。羲終不敢。是則仲昇於殊途百慮之學。尙有成局之未化也。羲爲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深淺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家。未嘗以憊懂精神。冒人糟粕。於是爲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由是而之焉。固聖人之耳目也。間有發明一本之所在。非敢有所增損其間。此猶中衢之罇。後人但持瓦甌棹杓。隨意取之。無有不滿腹者矣。書成於丙辰之後。中州許西山暨萬貞一各刻數卷。而未竣其事。然鈔本流傳。頗爲好學者所識。往時湯公潛菴有云。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此陳介眉所傳述語也。壬申七月。一病幾革。文字因緣。一切屏除。仇滄柱都下寓書。言北地隱士賈若水者。手錄是書而歎曰。此明室數百年學脈也。可聽之埋沒乎。亡何賈君逝。其子醇菴承遺命刻之。嗟乎。溫公通鑑成。歎世人首尾畢讀者少。此書何幸而累爲君子所不棄乎。暫徹呻吟。口授兒子。百家書之。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黃宗羲序。

鄭序

道並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三教既興，孰能存其一去其二，並爲儒而不相容。隘矣。孔子大中，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是以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然嘗欲無言，且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大賢而下，概莫之及。後儒質有純駁，學有淺深，異同錯出。宋惟周子渾融，罕露圭角。朱陸門人，各持師說，入主出奴。明儒沿襲，而其間各有發揮開闢，精確處不可掩沒。梨洲黃子臚爲學案，而並錄之。後之觀者，毋師己意，毋主先入，虛心體察，孰純孰駁，孰淺孰深，自呈自露，惟以有裨於爲己之學，而合乎天地之所以爲大，其於道也，斯得之矣。康熙辛未，鄭萬氏刻其原本三分之一而輟。嗣後故城賈氏一刻，雜以臆見，失黃子著書本意。今續完萬氏之未刻。乾隆己未夏五，慈谿後學鄭性謹序。

莫序

孔子稱善人不踐迹。孟子謂君子欲其自得，繫辭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此三言者，千古道學之指南也。夫道無定體，學無定法。見每歧於仁智，克互用乎剛柔。鈞是問仁，而克復敬恕，功分頓漸。同此一貫，而忠恕學識義別知行，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已。宋儒濂溪明道之深純，與顏子爲近。伊川橫渠之篤實，與曾思爲近。象山之高明，與孟子爲近。立言垂教，不必盡同。後人泥於著述之迹，僉謂朱子集羣儒之大成，數百年來專主一家之學。明初天台澠池椎輪伊始，河東崇仁風教漸廣，大抵恪守紫陽家法。言規行矩，不愧游夏之徒。專尙修不尙悟，專談下學不及上達也。至白沙靜養端倪，始自開門戶。遠希曾點，近類堯夫。猶是孔門別派。自陽明倡良知之說，即心是理，卽知是行，卽工夫是本體。直探聖學本原。前此諸儒學朱而才不逮朱，終不出其範圍。陽明似陸而才高於陸，故可與紫陽並立。當時若東廓主戒懼，雙江主歸寂，念菴主無欲，最稱新建功臣。卽甘泉體認，見羅止修亦足互相表裏。迨戴山提清誠意，約歸慎獨，而良知之學，益臻實地，不落虛空矣。黃梨洲先生明儒學案一書，言行

並載支派各分。擇精語詳。鈎玄提要。一代學術源流。瞭如指掌。要其微意。實以大宗屬姚江。而以崇仁爲啓明。戴山爲後勁。凡宗姚江與闡姚江者。是非互見。得失兩存。所以闡良知之秘。而防其流弊。用意至深遠也。是書清河賈氏刻本行世已久。但原本首康齋。賈本改而首敬軒。原本王門學案。賈本皆改爲相傳學案。與萬五河原刻不同。似非先生本旨。予家舊有鈔本。謹據萬氏原刻重加訂正。以復其初。并校亥豕之訛。壽諸梨棗。竊謂學貴真修實悟。不外虛實兩機。病實者救之以虛。病虛者救之以實。古人因病立方。原無成局。通其變使人不倦。故教法日新。理雖一而言不得不殊。入手雖殊。而要歸未嘗不一。讀是書者。誠能不泥其迹。務求自得之真。向身心性命上作印證。不向語言文字上生葛藤。則東西相反而不可相無。百川學海而皆可至於海。由諸儒上溯濂洛關閩。以尋源誅泗。庶不負先生提倡之苦心也夫。時道光元年辛巳仲冬朔旦。會稽後學莫晉頓首謹書於教忠堂。

凡例

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近有孫鍾元理學宗傳。諸儒之說頗備。然陶石簣與焦弱侯書云。海門意謂身居山澤。見聞狹陋。嘗願博求文獻。廣所未備。非敢便稱定本也。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門主張禪學。擾金銀銅鐵爲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雜收。不復甄別。其批註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義是書。而後知兩家之疎略。

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卽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卽讀其書。亦猶張翥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是編分別宗旨。如燈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盤。橫斜圓直。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

嘗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繭絲。無不辨晰。真能發先儒之所未發。程朱之闡釋氏。其說雖繁。總是只在迹上。其彌近理而亂真者。終是指他不出。明儒於毫釐之際。使無遁影。陶石簣亦曰。若以見解論。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與義言不期而合。

每見鈔先儒語錄者。蒼撮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是編皆從全集纂要鈎元。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

儒者之學。不同釋氏之五宗。必貫串到青源南嶽。夫子既焉不學。濂溪無待而興。象山不聞所受。然其間程子之至何王金許。數百年之後。猶用高曾之規矩。非如釋氏之附會源流而已。故此編以有所授受者。分爲各案。其特起者。後之學者不甚著名。總列諸儒之案。

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爲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

胡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爲非。且謂其讀書。鹵莽不思。季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古人之於學者。其不輕授如此。蓋欲其自得之也。卽釋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影玩弄耳。此書未免風光狼藉。學者徒增見解。不作切實工夫。則羲反以此書得罪於天下矣。是書搜羅頗廣。然一人之聞見有限。尙容陸續訪求。卽羲所見而復失去者。如朱布衣語錄。韓苑洛。南瑞泉。穆元菴。范栗齋諸公集。皆不曾採入。海內有斯文之責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學一人之事也。

黃宗羲識。

師說

方正學孝孺

神聖既遠，禍亂相尋。學士大夫，有以生民爲慮。王道爲心者絕少。宋沒益不可問。先生稟絕世之資，慨焉以斯文自任。會文明啟運，千載一時。深維上天所以生我之意，與古聖賢之所講求，直欲排洪荒而開二帝，去雜霸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禩。伊周孔孟，合爲一人。將且暮偶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既而時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學者也。考先生在當時，已稱程朱復出。後之人反以一死抹過先生一生苦心。謂節義與理學是兩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與揚雄吳草廬論次並稱。於是成仁取義之訓，爲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將接踵於天下矣。悲夫。或言先生之志至矣，而十族與殉，無乃傷於激乎。余曰：先生只自辦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辦其一死耳。魯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衆乎，而不當死乎。惟先生平日學問，斷斷乎臣盡忠，子盡孝。一本於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趨之。至數十年之久，幾於風移世變。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覆。蓋至誠形著，動變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幾及也。雖謂先生爲中庸之道可也。

曹月川端

先生之學，不由師傳。特從古冊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悟於造化之理。而以月川體其撰，反而求之吾心。卽心是極。卽心之動靜，是陰陽。卽心之日用酬酢，是五行變合而一以事。心爲入道之路。故其見雖微而不元。學愈精而不雜。雖謂先生爲今之濂溪可也。乃先生自謂其於斯道，至四十而猶不勝其渺茫浩瀚之苦。又十年恍然一悟。始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所謂太極之理，卽此而是。蓋見道之難如此。學者慎毋輕言悟也哉。○按先生門人彭大司馬澤嘗稱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劉誠意。宋學士至道統之傳，則斷自麗堯曹先生。始上章請從祀孔子廟庭。（事在正德中。）愚謂方正學而後，斯道之絕而復續者，實賴有先生一人。薛文清亦聞先生之風而起者。

薛敬軒瑄

愚按前輩論一代理學之儒，惟先生無間言。非以實踐之儒歟。然先生爲御史，在宣正兩朝，未嘗錚錚一論事。景皇易儲，先生時爲大理，亦無言。或云先生方轉餉貴州，及于肅愍之獄，係當朝第一案。功罪是非，而先生僅請從未減。坐視處長之死，而不之救。則將焉用彼相矣。就事相提，前日之不諫是，則今日之諫非。兩者必居一於此。而

先生亦已愧不自得。乞身去矣。然先生於道於古人全體大用。儘多缺陷。特其始終進退之節。有足稱者。則亦成其爲文情而已。閱先生讀書錄。多兢兢檢點言行間。所謂學貴踐履。意蓋如此。或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先生晚年聞道。未可量也。

吳康齋與弼

愚按先生所不滿於當時者。大抵在訟弟一事。及爲石亨跋族譜。稱門士而已。張東白聞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無得久竊虛名之語。一時名流盡譁。恐未免爲羽毛起見者。予則謂先生之過。不特在訟弟之時。而尤在不能喻弟於道之日。特其不能喻弟於道。而遂至於官。且不難以囚服見有司。絕無矯飾。此則先生之過。所謂揭日月而共見者也。若族譜之跋。自署門下士。亦或宜然。徐孺子於諸公推轂。雖不應命。及卒必千里赴弔。先生之意。其猶行古之道乎。後人以成敗論人。見亨他日以反誅。便謂先生不常與作緣。豈知先生之不與作緣。已在應聘辭官之日矣。不此之求。而屑屑於稱謂語言文字之間。甚矣責人之無已也。先生之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及夫得之而有以自樂。則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七十年如一日。憤樂相生。可謂獨得聖人之心精者。至於學之道。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爲實地。此正孔顏尋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契道真。言動之間。悉歸平淡。晚年出處一節。卓然世道羽儀。而處之泰然。圭角不露。非有得於道。其能如是。詩云。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可爲先生寫照。充其所詣。庶幾依乎中庸。邇世不見知而不悔氣象。余嘗憐評一時諸公。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傲於聲名。惟先生醇乎醇云。

陳剩夫真屨

先生學方胡敬齋。而涵養不逮。氣質用事。晚年靜坐一機。疑是進步。惜未窺先生全書。

周小泉薦

愚按非聖勿學。惟聖斯學二語。可謂直指心源。(段容思先生聖訓小泉先生語)而兩人亦獨超語言問答之外。其學至乎聖人。一日千里。無疑也。夫聖人之道。反身而具足焉。不假外求。學之卽是。故先生亦止言學聖。段先生云。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意先生已信及此。非阿所好者。是時關中之學。皆自河東派來。而一變至道。

陳白沙獻章

愚按前輩之論先生備矣。今請再訂之。學術疑似之際。先生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自得故資深逢源。與鳶魚同一活潑。而還以提造化之樞機。可謂獨開門戶。超然不凡。至問所謂得。則曰靜中養出端倪。向求之典冊累年。

無所得。而一朝以靜坐得之。似與古人之言自得異。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不聞其以自然得也。靜坐一機。無乃淺嘗而捷取之乎。自然而得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不聞其以靜坐得也。先生蓋亦得其所得而已矣。道本自然。人不可以智力與纒欲自然。便不自然。故曰。會得的。活潑潑地。不會得的。只是弄精魂。靜中發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擬。口不可得而言。畢竟不離精魂者。近是。今考先生證學諸語。大都說一段自然工夫。高妙處不容揀泊。終是精魂作弄處。蓋先生識趣近濂溪。而窮理不逮。學術類康節。而受用太早。質之聖門。難免欲速見小之病者也。似禪非禪。不必論矣。

陳克菴選

愚按先生躬行粹潔。卓然聖人之徒無疑。其平生學力。盡見於張聚一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通紀評理學。未必盡當。而推許先生也至矣。文肅好古信道。真不愧先生友者。（文肅先生鄉友。謝公鐸鳴脩。）

羅一峯倫

愚按一峯嘗自言予性剛。見剛者好之。若饑渴之於飲食。不能自喻於口者也。求之不可得。則尙友其人。於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警款也。而欲虛企羨。至爲位下。予之好剛。蓋天性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塞乎天地之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真至剛至大丈夫哉。孔孟之所謂剛。予之所好者也。此可謂先生實錄。先生之學剛而正。或擬之孔融。非是。又傳先生既謫官。過崇仁。求謁康齋。康齋不見。意待再三而後見之。先生怒投一詩去。康齋之不見。所以進先生之意深矣。惜先生不悟也。又當時張廷祥獨不喜康齋。故先生亦不喜之。然康齋終不可及也。

蔡虛齋情

先生闡修篤行。不聚徒。不講學。不由師承。崛起希曠之後。一以六經爲入門。四子爲標準。而反身用力。本之靜虛之地。所謂真道德性命。端向此中有得焉。久之涵養深至。日改而月以化。庶幾懋懋君子。前輩稱月湖過先生。殊未然。月湖之視先生。猶子夏之於曾子。玉夫情修勁力。差可伯仲。惜未底於成。又先生嘗友林見素。考見素立朝。卓然名德。又累疏薦羅整菴。王陽明。呂涇野。陳白沙。則其聲氣所感通可知。俟再考以入。（月湖楊廡號。玉夫丁幾字。）

王陽明守仁

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爲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爲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卽知卽行。卽心卽物。卽動卽靜。卽體卽用。卽工夫卽本體。

即下即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驚。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霆啟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與朱子之說。不無抵牾。而所極力表章者。乃在陸象山。途疑其或出於禪。禪則先生固嘗選聖。禪有乎哉。即象山本心之說。疑其爲良知之所自來。而求本心於良知。指點更爲親切。合致知於格物工夫。確有循持較之象山。混人道一心。即本心而求悟者。不猶有毫釐之辨乎。先生之言曰。良知只是獨知時。本非元妙。後人強作元妙觀。故近禪。殊非先生本旨。至其與朱子抵牾處。總在大學一書。朱子之解大學也。先格致而後授之以誠意。先生之解大學也。即格致爲誠意。其於工夫。似有分合之不同。然詳二先生所最喫緊處。皆不越慎獨一關。則所謂因明至誠。以進於聖人之道一也。故先生又有朱子晚年定論之說。夫大學之教。一先一後。階級井然。而實無先後之可言。故八目總是一事。先生命世人豪。龍場一悟。得之天啟。亦自謂從五經印證過來。其爲廓然聖路無疑。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幾。輕於指點。啟後學躐等之弊有之。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踴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安知不更有晚年定論出於其間。而先生且遂以優入聖域。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又不待言矣。先生屬纊時。嘗自言曰。我平生學問。纔做得數分。惜不得與吾黨共成之。此數分者。當是善信以上人。明道而後。未見其比。先生門人徧天下。自東廓先生而外。諸君子其最著與。然而淵源分合之故。亦略可觀云。

鄉東廓守益

按鄧文潔公稱陽明必爲聖學無疑。及門之士。槩多矛盾其說。而獨有取於念菴。然何獨近遺東廓耶。東廓以獨知爲良知。以戒懼謹獨爲致良知之功。此是師門本旨。而學焉者失之。侵流入猖狂一路。惟東廓斤斤以身體之。便將此意做實落工夫。卓然守聖矩無少畔援。諸所論著。皆不落他人訓詁。良知窠臼。先生之教。卒賴以不敝。可謂有功師門矣。後來念菴收攝保任之說。實翹諸此。

王龍溪翁

愚按四句教法。考之陽明集中。並不經見。其說乃出於龍溪。則陽明未定之見。平日間嘗有是言。而未敢筆之於書。以滋學者之惑。至龍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說。猖狂支離。勢必進之四無。而後快。既無善惡。又何有心意知物。終必進之無心。無意。無知。無物。而後元。如此則致良知三字。著在何處。先生獨悟其所謂無者。以爲教外之別傳。而實亦併無是無。有無不立。善惡雙泯。任一點虛靈知覺之氣。從橫自在。頭頭明顯。不離著於一處。幾何而不蹈佛氏之坑塹也哉。夫佛氏遺世累專理會生死一事。無惡可去。併無善可爲。止餘真空性地。以顯真覺。從此悟入。是爲宗門。若吾儒日在世法中求性命。五慾薰染。頭出頭沒。於是而言無善惡。適爲濟惡之津梁耳。先生孜孜學道。

八十年猶未討歸宿。不免沿門持鉢。習心習境。密制其命。此時是善是惡。只口中勞勞行腳。仍不脫在家窠臼。孤負一生。無處根基。惜哉。王門有心齋龍溪學。皆尊悟世稱二王。心齋言悟。難超曠不離師門宗旨。至龍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懸空期個悟。終成玩弄光景。雖謂之操戈入室可也。

羅整菴欽頌

愚按先生之學。始由禪入。從庭前柏樹子話頭得悟。一夕披衣。通身汗下。自怪其所得之易。反而求之。儒。不合也。始知佛氏以覺爲性。以心爲本。非吾儒窮理盡性至命之旨。乃本程朱格致之說而求之。積二十年久。始有見於所謂性與天道之端。一口打併。則曰性命之妙。理一分殊而已矣。又申言之曰。此理在心目間。由本而知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因以自附於卓如之見。如此亦可謂苦且難矣。竊思先生所謂心目之間者。不知實在處。而其本之末。未歸本者。又孰從而之之歸之乎。理一分殊。即孔子一貫之旨。其要不離忠恕者。是則道之不遠於人心。亦從可決矣。乃先生方斷斷以心性辨儒。釋直以求心一路歸之禪門。故寧舍置真心以言性。而判然二之。處理於不外不內之間。另呈一心目之象。終是泛觀物理。如此而所云之之歸之者。亦是聽其自之之而自歸之。於我無與焉。則亦不自覺其墮於恍惚之見矣。考先生所最得力處。乃在以道心爲性。指未發而言。人心爲情。指已發而言。自謂獨異於宋儒之見。且云於此見得分明。則無往而不合。試以先生之言思之。心與性情。原只是一人。不應危是心。而微者非心。止緣先生認定佛氏。以覺爲性。謂覺屬已發。是情不是性。即本之心。亦只是惟危之心。而無惟微之心。遂以其微者拒之於心外。而求之天地萬物之表。謂天下無性外之物。格物致知。本末一貫而後授之誠正。以立天下之大本。若是則幾以性爲外矣。我故曰先生未嘗見性。以其外之也。夫性果在外乎。心果在內乎。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猶之理與氣。而其終不可得而分者。亦猶之乎理與氣也。先生既不與宋儒天命氣質之說。而被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謂理即是氣之理是矣。獨不曰性即是心之性乎。心即氣之聚於人者。而性即理之聚於人者。理氣是一。則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於一分一合之間。終有二焉。則理氣是何物。心與性情又是何物。天地間既有個合氣之理。又有個離氣之理。既有個離心之性。又有個離性之情。又烏在其爲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釋氏本心。自是古人鐵案。先生辨擬言之。可爲大有功於聖門。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於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爲釋。先生不免操因噎廢食之見。截得界限分明。雖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實不免拙自身之蔽。考先生於格物一節。幾用卻二三十年工夫。迨其後即說心說性說理氣。一字不錯。亦只是說得是。形容得著。於坐下。毫無受用。若先生莊一靜正德行如渾金璞玉。不愧聖人之徒。自是生質之美。非關學力。先生嘗與陽明先生書云。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誠意

正心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嗚呼。如先生者。真所謂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不特在入門。且在終身者也。不然。以先生之賢。早尋向上而進之。宜其優入聖域。而惜也。僅止於是。雖其始之易悟者。不免有毫釐之差。而終之苦難一生。擾擾到底者。幾乎千里之謬。蓋至是而程朱之學亦弊矣。由其說。將使學者終其身無入道之日。困之以二三十年工夫而後得。而得已無幾。視聖學幾為絕德。此陽明氏所以作也。

呂涇野楮

愚按關學世所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為本。而涇野先生實集其大成。觀其出處言動。無一不規於道。極之心術隱微。無毫髮可疑。卓然閔冉之徒無疑也。當時陽明先生講良知之學。本以重躬行。而學者誤之。反遺行而言知。得先生向行之旨以救之。可謂一髮千鈞。時先生講席。幾與陽明氏中分其盛。一時篤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門。

孟雲浦化鯉 孟我疆秋 張陽和元朴

愚按二先生如冰壺秋水。兩相輝映。以紹家傳於不墜。可稱北地聯璧。吾鄉文恭張先生。則所謂附驥尾而名益彰者乎。讀二孟行張文恭作可信也。文恭又嘗有壯哉行。贈鄉進士遣戍貴陽。其為臭味如此。君子哉若人。於今吾不得而見之矣。文恭與同鄉羅文懿為筆硯友。其後文懿為會試舉主。文恭自追友誼如昔。亦不署門生。文懿每憾之。文恭不顧。廷對係高中元。讀卷後相見。亦不署門生。其矯矯自立如此。文恭又與鄧文潔交莫逆。及其沒也。文潔祭以文。稱其好善若渴。以天下為己任云。

羅念菴洪先 趙大洲貞吉 王塘南時槐 鄧定宇以讚

按王門惟心齋氏咸傳其說。從不學不慮之旨。轉而釋之曰自然。曰學樂。末流衍蔓。浸為小人之無忌憚。羅先生後起有憂之。特拈收攝保聚四字。為致良知符訣。故其學專求之未發一機。以主靜無欲為宗旨。可為衛道苦心矣。或曰。先生之主靜。不疑禪歟。曰。古人立教皆權法。王先生之後。不可無先生。吾取其足以扶持斯道於不墜而已。況先生已洞其似是而出入之。逃揚歸儒。視經忌憚者。不啻近乎。趙王鄧三先生。其猶先生之意歟。鄧先生精密尤甚。其人品可伯仲先生。

羅近溪汝芳

鄧先生當士道六經之後。獨發好古精心。考先聖人之遺經。稍稍補綴之。端委纓然。挽學者師心誣古之弊。其功可謂大矣。乃其學實本之東廡。獨聞戒懼謹獨之旨。則雖謂先生為王門嫡傳可也。余嘗聞江西諸名宿。言先生學本修。羅先生本悟。兩人斷斷爭可否。及晚年。先生竟大服羅先生。不覺席之前也。考其祭羅先生文。略見一班。則羅先生之所養。蓋亦有大過人者。余故擇其喫緊真切者載於篇。令後之學莽蕩者。無得藉口羅先生也。

李見羅材

文成而後。李先生又自出手眼。諄諄以止修二字。壓倒良知。亦自謂考孔會。俟後聖抗顏師席。率天下而從之。與文成同。昔人謂良知醒而薦。似不若止修二字有根據實地。然亦只是尋將好題目做文章。與坐下無與。吾人若理會坐下。更何良知止修分別之有。先生氣魄大。以經世爲學。隨意學文成。故所至以功名自喜。微叩其歸宿。往往落求可求成一路。何敢望文成後塵。大學一書。程朱說誠正。陽明說致知。心齋說格物。盱江說明明德。劍江說修身。至此其無餘蘊乎。

許敬菴孕遠

余嘗親受業許師。見師端凝敦大。言動兢兢。儼然儒矩。其密繙身心。纖悉不肯放過。於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嘗深夜與門人子弟輩。宵然靜坐。輒追數平生。酒色財氣。分數消長。以自證。其所學篤實如此。

明儒學案目錄

師說

卷一 崇仁學案一.....一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一

吳康齋先生語.....三

卷二 崇仁學案二.....七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七

居業錄.....八

廣文婁一齋先生諒.....一三

謝西山先生復.....一四

鄭孔明先生仇.....一四

胡鳳儀先生九韶.....一四

卷三 崇仁學案三.....一四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一四

體仁說.....一五

復余子積論性書.....一七

論學書.....一九

侍郎余劬齋先生粘.....二一

卷四 崇仁學案四.....一一二

太僕夏東巖先生尙樸.....一一二

夏東巖文集.....一一二

讀白沙與東白論學詩.....一一六

廣文潘玉齋先生潤.....一一八

卷五 白沙學案一.....一一八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一一八

論學書.....一三〇

語錄.....一三三

題跋.....一三四

著撰.....一三四

孝廉李大厓先生承箕.....一三五

文集.....一三六

卷六 白沙學案二.....一三六

通政張東所先生朝.....一三六

文集.....一三六

諫議賀醫閻先生欽.....一三八

言行錄.....一三八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一三九

奉白沙書……………四〇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五二

讀石翁詩……………四〇

同知薛思菴先生敬之……………五二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四〇

思菴野錄……………五二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四一

郡丞李介菴先生錦……………五四

記白沙語……………四一

卷八 河東學案二……………五四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四一

文簡呂涇野先生柎……………五四

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四二

呂涇野先生語錄……………五五

謝天錫先生祐……………四二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六一

何時振先生廷矩……………四二

張石谷先生節……………六一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四二

李正立先生挺……………六一

卷七 河東學案一……………四三

郡守郭蒙泉先生郭……………六一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四三

舉人楊天游先生應詔……………六一

讀書錄……………四五

楊天游集……………六三

御史閻子與先生禹錫……………四九

卷九 三原學案全……………六四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四九

端毅王介菴先生恕……………六四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四九

石渠意見……………六五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五〇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六七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五〇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六七

凝齋筆語……………五〇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六八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六八	卷十二 浙中王門學案二	一〇〇
論學	六九	郎中王龍谿先生畿	一〇一
漫錄	七〇	語錄	一〇二
論文	七三	論學書	一〇九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七三	調息法	一一一
卷十 姚江學案一	七四	卷十三 浙中王門學案三	一一一
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	七四	知府季彭山先生本	一一一
許半圭先生璋	七六	說理會編	一一二
王黃巖先生文轄	七六	尙書黃久菴先生綰	一一五
語錄	七六	卷十四 浙中王門學案四	一一六
傳習錄	八二	布衣董蘿石先生灃	一一六
卷十一 浙中王門學案一	九二	日省錄	一一六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九二	求心錄	一一七
文集	九三	碧里疑存	一一七
提學蔡我齋先生宗充	九四	主事陸原靜先生澄	一一八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九四	尙書顧箬溪先生應祥	一一八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九四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一一九
會語	九五	與萬鹿園論學書	一一九
論學書	九八	答林子仁書	一二〇